

6244
:86

戒佚欲
慎微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九十五
之一百九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五

戒佚欲

宋高宗建炎三年。張浚上言曰。臣輒有愚懇。干冒聖聰。區區愛君之誠。不能自己。惟陛下赦宥。臣近自京西按歷陝右。風聞道路之言。謂陛下近遣使臣二名於种師中處收買寶劍二口。仍優支價直。臣仰惟陛下聖姿英武。志在靖難。居常於田獵之游。聲色之奉。無所嗜好。惟是弓劍鞍馬。每切留意於其間。蓋聖心之所以眷眷而不須臾忘者。志固存在也。但人君舉措不可以不謹。陛下居萬乘之尊。臨四海之廣。若大小文武之列。用得其人。則盜賊當自息。夷狄當自平。以是知陛下所宜寶者在人。而不在劍。今千萬里之遠。不聞陛下有求賢之命。而徒聞有買劍之名。臣恐有識之士。猶得以竊窺而私議也。况臣之所聞。又謂王夔嘗以師中藏劍之事。奏知陛下。小人無知不識。

陸下右武之意。便欲以此邀求寵倖。原其用心。罪不容誅。臣願陛下以此寶劍分賜立功將士。仍乞自今有如王瓌之徒。或欲以弓劍鞍馬進至御前者。一切屏去。庶幾絕小人觀望之意。

浚又上言曰。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又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故善謀國者。常以備德立政為本。而切切於戰守之備。使人主知戰守之不可一日忘。則有恐懼為善之心。則德以備政以立。國家庶幾可興焉。不然。驕怠肆意。忽於為善。則國家萬無安全之理矣。若夫奸邪之臣。貪藉利祿。遂以既和為已治已安。莫顧後患。彼徒知為身謀。為子孫謀。事勢既極。不過賣國偷生於異日耳。况夫導君於過舉。而陰懷包藏之志者。我此不可不辨也。

浚又上言曰。臣仰惟神聖出震御乾之辰。天下孰不歡欣鼓舞。祝吾君壽。臣竊謂人臣事君。猶子事父。要當略去禮文。思求實報。臣嘗潛心聖人之經。有可以取必於天。膺大福獲大壽。決然無疑者。輒輸丹誠為陛下獻。臣伏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高宗嘉靖商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昊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三君者。非徒身享安榮。而有國長久。後世莫加焉。自祖甲之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是以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夫天道昭昭。其報如響。仰惟聖德日新。大孝之誠。昭格天地。壽福無疆。宜過商宗。周三遠甚。臣不勝臣子祝頌之情。願陛下兢兢業業。勉之又勉。永堅此心。以奉天道。則天之所以報吾君者。宜如何哉。

右正言鄧肅上疏曰。臣嘗觀德宗之在奉天。有唐社稷不斷如綫。一旦稍定。遂訪累頭宮人。陸贄切諫。猶不能止。此唐室所以衰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惟知修德。前日宮嬪來赴行在。猶有郤之者。方之德宗。固已相萬。其不遜聲色。蓋出於天性。自成湯以後。一人而已。宋德亦安得而不興乎。然陛下出命。嘗本乎恭儉之德。而奉命以出者。或變而為奢侈之事。切恐傳之四海。人或不知。反以德宗議陛下。而不知陛下實成湯也。臣職在諫省。敢不盡言。前日御藥院奉聖旨。下開封府買拆洗女童不計數。且拆洗云者。豈必殊麗耶。切知聖意將服澣濯之衣矣。不計數云者。豈必多求耶。切知聖意以謂有人則置。無人則已。初不以定數為限也。此盛德之事。且絕今古。豈易擬議哉。然奉行之臣。不體睿意。日差人吏。遍走京城。凡見女童。舉封其臂。間有脫者。其行賂已不貲矣。搜求之甚。過於攘奪。愁怨之聲。比屋相聞。嗚呼。開封府者。與領御藥院者。亦何累吾聖天子如是之甚哉。今日外有方熾之虜。伺吾之間。以肆寇攘。內有偽楚之黨。幸吾之失。以快私忿。陛下安可纖毫疑似之迹。墮賊計中乎。臣愚欲乞速下三省。取開封府御藥院官吏重寘之法。仍降明詔。以榜東京。具言陛下所以買拆洗之意。不為殊麗。有不計數之語。不為多求。凡女童之封臂者。悉縱之。則陛下恭儉之德。上追成湯。豈特左右臣僚得以獨聞乎。當使京師之人無不知者。仍乞亦榜行在。以弭自京師來者紛紛之謗。且京師天下之本也。京師之人安。則天下之人舉安。天下之人舉安。則社稷宗廟豈有不安者乎。惟陛下早圖之。

李彌遜上奏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徵幸。臣伏觀六飛連日。履涉長道。陛下叱去執御。驟躍疾馳。千乘萬騎。追奔不及。然山路高下曲折。不比苑園間。平夷寬曠。可以回

旋萬一銜勒有失。左右不能致力。將如之何。臣不勝寒心。恐懼憂惶之至。竊惟陛下聖意。不過欲以神武勇智。激昂士氣。數日以來。已可聳動羣聽。臣願陛下念宗廟社稷至重。深加兢慎。保衛聖躬。思乘危之戒。以防不虞。天下幸甚。臣又聞已降聖旨。公路皇帝乘馬。宰相以下。並免從駕。臣契勘自來乘輿所至。扈從官以下。皆合從行。雖聖德優容寬假。臣下如此。豈有陛下不以馳驅為勞。而臣子反雍容具職之間。兼馬行至疾。舟船不可追逐。舉足便有數十里之隔。而陛下左右大臣無一人之侍。今居何等。時乃可以如此。伏望睿慈。更垂留意。毋忽臣言。特降指揮。令有司預行相度。可以乘馬去處。前期戒備。詳宰臣已下依例。扈從以安眾情。

起居舍人洪遵經筵進故事曰。按唐書太宗曰。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褚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使不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臣聞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外物之來。苟無以禦之。則如水之浸物。如膏之受塵。初若甚微。然涓涓不止。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用斧柯。故慮之不可不深。辨之不可不早。為臣者當防之於未然。不應救之於已然。使至於橫流沉著。始咕咕然動其喙。尚何益於國哉。舜造漆器。禹雕其俎。以大聖人而為至微之事。尚何復議。然為之臣者。猶以為不可。况德不若舜禹。而其事有大於漆器雕俎。安得不絕其萌芽者哉。遂良之對太宗。真得大人格君心之道。

遵又進故事曰。按唐書崔植傳。玄宗即位。宋璟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臣聞四海至廣。萬機至繁。王者負斧宸以臨之。不恃其天縱之聖。

是以蓋天下而恃其自治之勤。足以應天下。夫正心誠意。進德脩業。立政造事。皆聖人自治之序也。四海之廣。常若見於一室。萬機之繁。常若業於一身。思所以應之。則汲汲而自治者。誠有所不遑暇食焉。昔之人君。未嘗不知此。卒不能皆至於善治者。非天下之無事。不待功業之成。而自治者已懈。故樂未厭而憂及之。六無逸之書。成王嗣文武之法也。文武之事。可得而效。不過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而已。所謂天保以上者。如君臣相予之間。賓親交際之節。雖一飲一食之微。皆有其法。則大於此者可知。夫惟自治其內者如此。然後命將率遣戍役。經營四方。允采芣以下治外之具。皆粲然而畢陳。然必以憂勤行之。迨其久也。不期於逸樂。而晏然自享其成矣。成王嗣守文武丕緒。亦以無逸繼之。遂為周之顯王。其道蓋本諸此。唐玄宗蓋嘗知之矣。錄其書以為圖。實諸左右。出入

觀者以為矜式。未幾而圖已屏去。則其所謂無逸之實。亦必類此耳。其成就有愧於古。無足恠也。嗚呼。能自治矣。而繼以無逸。根之於誠。而守之以不變。舉而措之。何行而不至。何為而不立。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行之非艱。久而不變之惟艱。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臣請以此終無逸之說。六義大夫曹勛上奏曰。臣叨竊祠祿。略無裨補。非仰資聖造。何以安跡。復恃舊物。輒有所陳。冀達天聰。曲照愚悃。冒瀆之罪。謹俟誅殛。臣竊審聖駕欲詣洞霄等處燒香。有見上聖既端拱凝命。不以萬幾縈心。猶寅畏天命。為國為民祈福於上下。但適此春晚。政農務盡。麥之時。而自北閩至洞霄。驅民治道。實妨農事。又從衛及巡護兵馬諸司。執役無慮萬人。方春晚多雨。少得晴明。道路泥濘。儀衛狼籍。觀望不美。鑿駕一出。有此數嫌。况從來上聖以仁德及物。於此不能不惻然。

若候收刈了。擇晴和日。分作數日。從容一行。得宿食之備。無雨水之患。豈不兵民優游。仰稱聖情祈福之意。

孝宗時。薛季宣上奏曰。臣聞位卑而言高罪也。人臣之義。有犯無隱。可以言而不言。則負師學。况臣疎賤。無階以瞻天日之表。蒙賜之對。寧敢隱情而不言乎。臣昨官遠方。伏遇陛下踐祚之始。省服膳之御。卻嬪妾之進。其自奉為甚薄。躬細務以先群吏。親鞫馬以勵軍旅。其奮志為甚大。臣居數千里外。觀仁聲之所及。垂白之老。莫不欣欣相告。咸謂聖人有作。規模宏大。真將復藝祖之業。武夫悍卒。至拔刃呼躍曰。不報吾君以死而安死。臣愚不識。察人心之所向。咸謂太平之世。可以暮月見也。歷年寢久。而陛下未享其效。臣切惑焉。臣嘗謂治有本末。政有先後。先所施者。後或可置。本既舉矣。末亦可捐。夫清心寡欲。恭儉節用。堯舜三代之所以治天下。陛下既已身之矣。自宜固

守而勿失。至於躬細務。親鞫馬。蓋聖人之權。施之首政。以警一時偷惰之習。乃其宜矣。循以為常。則天下不能無疑。是故衮職任輕。無以仰承德意。動煩宸慮。而國論靡有定止。事出九重。百官莫肯任職。政令施設。下人得以輕議。寄耳目於左右。權或移於近密。躬細務以先羣吏。而羣吏未必勸。此不可不察也。曩陛下之歌慶於虞氏。首除郎吏。明皇無取。祖宗專以用人布德懷柔天下。蓋為之有道矣。羣馬之事。陛下所以習勞苦而振威武者。至於衛生之害。積於細微。銜橐之危。起於所忽。降胡侍從。豈得絕無關防。行之有年。議者遂謂嗜好之僻。親鞫馬以勵軍旅。而軍旅未必勸。此不可不察也。太祖皇帝猶謂羣羣非將相事。韓愈尚為其長危之。仇士良既去。以羣攬固寵之術。授其輩流。民臣之心。所以咸願陛下為宗社計也。陛下雖有天縱之聖。將大有為。而精神疲於聽斷。玉體勞於驅馳。縱有清閑之燕。謬萬微

之務。臣竊意其有所分矣。金虜我之世讎。固不與共天下。陛下所為
焦心勞思。不憚寒暑。若此者。正為恢復進取之計。爾然先後非序。本
末倒施。勤於小而緩於大。圖其近而遺其遠。昔之所以鼓舞羣動者。
人情又且玩習。七年于此而治効未著。寧不以是乎。方今國威未振。
民力未支。而虜人之情。傳聞常多矣。實陛下再造之心。雖不可暫忘。
而進取之事。其實未容輕議。臣願陛下深思遠覽。以靜養怡。略其小者。
近者而圖其遠者。大者。遴三公之選。貴以進人才。張綱紀。定端直之吉。
與之講問。學詳治道。歸有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本末先後。咸得
其序。則朝廷尊而衆務自舉。威權振而軍氣自張。養以沉潜待時。而
動則天聲所臨。焉往而不濟哉。臣不勝拳拳之忠。惟陛下財。故。
羅願上奏曰。臣聞古者大有為之君。必務愛惜日力。以圖庶務。夫繁
而難周者事也。迅而易失者義也。往而不反者時也。陛下在位十七

年于此矣。歷時不為不久。加之有志。足以大有為。而功業未究於天
下者。是日力多有所棄也。竊見御史臺。月以坐朝。及百司入局。告于
有恆。號為月報。一月之中。休暇多者。殆居其半。少者亦十餘日。夫國
之大事。如四時孟享。侍從以上。有扈從之勞。則為之休務可也。至如
雙忌者。不過行香一時之頃。退而入局。蓋未害也。若夫立節之名。自
唐貞元以來。始創有之。國家全盛之時。上下燕安。亦有天祺天貺之
屬。以文太平。歷世承平。循而不敢廢。自艱難以來。臣民日思淬勵。何
暇相從於娛樂之事。而獨為休告於官府。失其實矣。又國家法度。在
有司者。關報截會。比前代為密。休暇既多。則遠方之人。常困於守待。
而事亦因循失時。有不振之弊。而近者又明詔天下。增中秋之節。臣
竊惑之。或者以為李德裕在會昌中。休沐輒以令。沛然如無事時。此
不當復有所議。臣以為不然。德裕之賢。不能過絕於古。古者聖君賢

臣有為於天下未嘗不自愛日始。蓋堯兢兢日行其道。舜一日二日萬幾。禹重寸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吳不違服食。周公思事之不合者。夜以繼日。誠恐失事無也。天下幸安。陛下有志於治。正是君臣同心叶力之秋。非有大故。特扭於太平之文飾。取日力而棄之。豈不惜哉。願詔有司。取承平以來一時以慶事名節者。存其名勿廢。而使百司得治事如常日。姑務恢崇祖宗之功業。其與奉虛名而妨實事者。有間矣。事功既建。天下復平。然後復舉舊令為休暇。如承平時。此所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明亦得意而無後患。若李德裕銜能於末世。又安足法哉。

陸游上奏曰。臣聞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人君與天同德。惟當清心省事。澹然虛靜。損之又損。至於無為。大臣不得而窺所好。則希合苟容之害息。小臣不但曰而窺所好。則諂諛側媚之風止。不以從其所

好而加賞。則儉人服。不以逆其所好而加罪。則端士進。玩好無益之物。不好。則不接於目。諛諧敗度之言。不好。則不聞於耳。犬抵危亂之根本。讒巧之機牙。姦邪之罅隙。皆緣所好而生。臣下雖有所偏好。而或未至大害者。無奉之者也。人君則不然。絲毫之念。形於中心。雖未嘗以告人。而九州四海已悉向之矣。况發於命令。見於事為乎。且嗜好之為害。不獨聲色狗馬宮室寶玉之類也。好儒生而不得真。則張禹之徒。足以為亂階。好文士而不責實。則常渠牟之徒。足以敗君德。其他可推而知矣。昔者漢文帝及我仁宗皇帝。所以為萬世帝王之師者。惟無所嗜好而已。恭惟陛下龍飛御極之初。天下傾耳拭目之時。所當戒者。惟嗜好而已。無有作好。遵王之道。天之所以為神禹湯也。伏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左相陳俊卿上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不

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恆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懼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先宗紹熙元年。彭龜年上疏曰。臣聞古今言治之事。非一。而逸豫為尤甚。是以易之豫卦。繼之以隨。又繼之以蠱。說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未有上下相隨於豫。而不蠱敗者也。唐穆宗嘗謂丁公著曰。聞外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公著曰。此非佳事。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女子。如此不已。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勞乎。公著之言。真識理道。恭惟國家渡江以來。大雠未復。大恥未雪。此政人主卧薪嘗膽之時。人臣枕戈待旦之日。而六十餘年內外宴

安。有若至治。由宮庭達于天下。百官至于庶民。服食器用。屋宇園池。大率猶襲宣和之舊。家蓄聲妓。人事遊宴。上下一律。習成淫侈。消磨精銳。隳曠職業。至今日極矣。自壽皇聖帝躬行勤儉。風聲感動。稍稍欽戢。竊見近日已開樂禁。深懼士民故習復張。此非法制之能移。全在陛下之躬率。夫西漢淳厚之俗。皆自文帝一身發之。今日國家所以困乏。軍民所以窮悴。士大夫所以驕墮。皆由一侈。侈生於逸。逸生於豫。日益滋長。恐致蠱敗。事機所繫。政在斯時。陛下豈可不自任其責。陛下儻使宮禁崇尚勤儉。外庭未必率從。其或不忘宴豫。天下必將益甚。臣觀天下宴遊之俗。皆自士大夫傳之。士大夫宴豫。又自近習傳之。近習宴豫。陛下抑嘗察其所從來乎。唐楊絳一宰相。尚能使貴重大臣減損聲樂。况陛下據天下利勢。感動之力。萬倍於此。孟軻曰。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惟陛下留意。

紹熙中。翊善黃裳上言曰。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強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強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

右相趙汝愚上奏曰。臣嘗讀書。觀舜命禹之辭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臣切惟禹之神聖。其功德豈易量哉。然舜授受之際。獨以勤儉為稱者何哉。蓋儉以約己。勤以為人。為聖為賢。實本諸此。故舜之命禹。必以其勤儉為首也。天祐我宋。三世揖遜。如堯授舜。如舜授禹。克勤克儉。陛下固已親傳而密受之矣。臣請論其目。則朝廷之政事。不可以不屬精。幾微不可以不深慮。人才不可以不博訪。邊備不可以不預修。夜之所思。旦之所行。不忘乎是。則勤之至矣。陛下之飲食嗜好。不可以不節。歲時用度。不可以不省。民不可以不

惜。賜予不可以不吝。夜之所思。旦之所行。不異乎是。則儉之至矣。上以副重華付托之重。下以為子孫萬世之法。豈不休哉。惟陛下留神。

理宗端平二年。工部侍郎兼給事中李宗勉上疏。其畧曰。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為宴安。所移功劇於廣廈之間。而退為便僻。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為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誰復為陛下憂哉。又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為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為難。苟聞之。不以為戒。玩之不以為信。卒使危言鯁論。無益於世用。無救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持一間耳。

理宗時。中書舍人兼經筵說書袁甫上疏曰。臣聞唐太宗時。魏徵每

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神色不移。上亦為霽威。上嘗得佳鷄。自膺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又嘗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唐太宗非不談仁義親君子。然而緣飾之意多。真實之誠寡。觀其鷄死懷中也。若有畏憚之心。及其論廬江王妃也。初無忸怩之色。一聞王珪之諫。乃能翻然而改。太宗所以興唐者。賴有此耳。然而未足以語謹獨之學也。陛下天稟精粹。上堯堯。所謂過言過行。固已一毫無有。而臣區區愚慮。竊以為誠之一字。猶有所未盡。夫無矯飾之謂誠。無間斷之謂誠。臨朝則莊。退朝則肆。肆

出於真。而莊由寸強。此矯飾也。可謂誠乎。親賢人。儒士。則難。親宦官女子。則易。難者親之時少。而易者親之時多。此間斷也。可謂誠乎。臣在經筵。嘗對陛下啓問。退朝入宮之後。果何所為。陛下語臣曰。或觀書。或作字。或覽四方章奏。臣不勝欣喜。以為陛下果無暇日也。而聞之道路。則謂陛下猶未免溺于酒色之娛。夫剛制于酒。未見好德。如好色。聖經明訓。皎然不誣。陛下何不堅忍力行。勿以無益害有益。乃若左右摯近之人。假公徇私者。尤不可不戒。履霜堅冰。至為可畏。防微杜漸。所當致謹。陛下語臣。皆正大之論。而退致其所行。乃有未盡然。其與唐太宗雖有畏憚之心。而初無忸怩之色者。何以大相過哉。願陛下以堯舜湯為法。兢業戒懼。無時怠荒。則德日進而治日隆矣。有唐之事。又何足云。

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上奏曰。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

其君之壽。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倚福不除。二則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惓惓之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為職。伏遇陛下誕彌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然徒知與海內臣民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為陛下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亦奚益哉。謹齋宿再拜條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也。則為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祇懼。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為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眡以為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游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飲。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輯

福之源。曼壽之基也。然則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之詩。亦為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弗隸爾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迪。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饗四海之奉。易勳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迎逢煽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欲於將萌。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而晏寧。是乃保身長世之道也。然則陛下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雖。為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申以眉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後人也。陛下嗣先皇之服。而為宗廟主。歲時饗祀。固所當嚴。而一祖十二宗之傳序。其責尤重。夫必勤勤

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長。然靜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之人。則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疑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陛下所宜深體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為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為。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己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有自夭之道。故天亦夭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為師。而以祖己之言自鑑。此又陛下所當深用其心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主之藥石。參

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為足以該之。蓋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橫驚。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忽誕幻。盡其君。至於餌藥以長年。未有不反為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嘗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陳其愚。惟聖明裁察。

吏部尚書魏了翁上奏曰。臣比者伏聞陛下嘗於經筵對羣臣論及漢元帝委用儒生。牽制文義。優游不斷。陛下慨然有感於元帝不得真儒而用之。聖學高明。是以破千載不用儒生之陋。然臣嘗讀漢史。每於元成二君而有感焉。因為陛下試陳之。且人主心術之隱。嗜好

之偏。獨居乎深宮之中。誰得而知之。史冊雖書。人亦不盡信也。而班固於此二贊。獨異乎他贊。其言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召用儒生。委之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其於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釋職。奏議可述。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臣嘗以為此二贊。蓋班固直以為漢業之衰。始此。故詳著其致衰之因。乃在於宮庭。屋漏之間。故以侍中婕妤。好帷幄。近習之言。證之。方二君之親近儒生。容受直辭也。人必謂多材多藝。而又能用儒。有威有儀。而又能受言。有君若此。太平可以立致。不知其趣而居乎深宮之中。

則聲樂之溺心。酒色之惑志。所以交攻於內者。乃爾。是時非無真儒。如蕭望之。劉向。諸賢也。然外戚如許史。宦官如恭顯。皆得以言之。至於連坐繫獄。向不見用。而望之死。此無他。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塗。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雖然。方二君之耽樂也。亦謂曲房隱間。誰得而知之。不知左右前後之臣。亦有以此而告諸史臣者。後世之史臣知之。則漢庭羣臣與當時之庶民。固無不知之。故班固於此二贊。特出所聞之自。以著亡漢之端。其可畏蓋若此。臣久蓄此意。特以元成二君。漢之庸主。不足為盛時道。且著之。奉奏。人所忌諱。無自而發。今幸因陛下所以語羣臣者。若此。敢盡以奏陳。惟陛下深念而力監焉。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奏曰。臣聞人君一身。天地社稷宗廟山川之主。四海九州百萬生靈之所係命。不可以不謹也。古先

帝王知其然。故保身之道至嚴極重。起居動作悉有檢防。出則史官書其言動。御警其聲音。入則女御叙其燕寢。女史記其御法。惰慢之氣不設於身躬。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凡以制威儀之節。養壽命之源。而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秦漢以後。古制不存。人主御朝之時。觀聽收屬。猶或勉於自飭。至於適寢釋服。婦寺後先。其能不為居養所移者鮮矣。故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有天子穆穆之容。而一入內庭。則聲色並進。女德不厭。趙李爭寵。傷年損德。此杜欽之言所為發也。陛下春秋鼎盛。行義未過。退朝之暇。遊神典籍。恬泊冲虛。匡中外之所共知也。然日者薄愆和豫。少曠視朝。聞者不能無惑。臣謂陛下聖性高明。受祖宗之所付託。不輕而重。其於保身之道。造次克念。戰兢自持。必不若漢季之君所為。然臣翼翼愚忠。猶願陛下於樂喜之餘。益思謹疾之道。凡紛華乘曼。可以傾意而遷神者。一皆

去。玩無逸之所以克壽。思恬淡之可以永年。澄心清魂。葆醇練粹。雖於昭陽柘館。臨官官女子之際。常若露門虎觀對學士大夫之時。則微疴薄恙。安得以區薄清明之躬。而壽基福本。豈不億萬年而有永乎。臣未得登文石之階。陳當世之務。因上故實。獨以是為群言之首。惟陛下赦其狂愚。不識忌諱。而察納焉。

宗正少卿趙景緯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室嗜欲之要。莫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事親則思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飢者。每御一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國。飲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剛健。德性日以充實。豈不盛哉。

遼景宗時。郭龍為南院樞密使。尋加兼政事令。以帝數游獵。上書諫。

曰。昔唐高祖好獵。蘇世長言不痛十旬未足為樂。高祖即日罷。史稱其美。伏念聖祖創業艱難。修德布政。宵旰不懈。穆宗逞無厭之欲。不恤國事。天下愁怨。陛下繼統海內。翕然望中興之治。十餘年間。征伐未已。而寇賊未弭。年穀雖登。而瘡痍未復。正宜戒懼修省。以懷永圖。側聞恣意遊獵。甚於往日。萬一有銜檠之變。搏噬之虞。悔將何及。况南有疆敵伺隙而動。聞之得無生心乎。伏望陛下節從禽酣飲之樂。為生靈社稷計。則有無疆之休。上覽而稱善。

聖宗好擊鞠無度。諫議大夫知宣徽院事馬得臣上書諫曰。臣竊觀房玄齡杜如晦隋季書生。向不遇太宗。安能為一代名相。臣雖不才。陛下在東宮。幸列侍從。今又得侍聖講。未有裨補。聖明陛下嘗問臣以貞觀開元之事。臣請畧陳之。臣聞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罷。則挽轡至內殿。玄宗與兄弟。惟飲盡家人禮。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

謂至孝。臣更望定省之餘。睦六親。加愛敬。則陛下親親之道。比隆二帝矣。臣又聞二帝耽玩經史。數引公卿講學。至于日昃。故當時天下翕然嚮風。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願研究經理。深造而篤行之。二帝之治。不難致矣。臣又聞太宗射豸。唐儉諫之。玄宗臂鷹。韓休言之。二帝莫不樂從。伏見陛下聽朝之暇。以擊毬為樂。臣思此事有三不宜。上下分別。君臣爭勝。君得臣奪。君輸臣喜。一不宜也。往來交錯。前後遮約。爭心競起。禮容全廢。若貪月杖。誤拂天衣。臣既失儀。君又難責。二不宜也。輕萬乘之貴。逐廣場之娛。地雖平。至為堅確。馬雖良。亦有驚蹶。或因奔擊。失其控御。聖體寧無虧損。太后豈不驚懼。三不宜也。臣望陛下念繼承之重。止危險之威。天下之福。羣臣之願也。

金熙宗時。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程家上疏言事。其畧曰。殿前點

檢司古殿巖環衛之任。所以肅禁禦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幸得近清
光。從天子觀時政之禮。比見陛下校畋。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
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磧之地。加之林木叢鬱。易以迷失。是日自
卯及申。官始出沙漠。獨不知車駕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騎來報。皇
帝從數騎已至。行在竊惟古天子出入警蹕。清道而行。至於楚畋雲
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常。陛下膺祖宗付託之重。奈何獨
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片候。後無羽衛。甚非肅禁禦之意
也。臣願陛下熟計之。後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
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為駐蹕之所。簡忠義爪牙之士。
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其麋鹿既來。然後馳射。仍先遣搜
閱林藪。明立標幟。為出入之馳道。不然。後恐貽宗廟社稷之憂。
元太祖嘗置酒內廷。粘合重山侍。因諫曰。天子以天下為憂。憂之未

有不治。忘憂未有能治者也。置酒為樂。此忘憂之術也。帝深加納之。
太宗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
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
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
止。

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飲食者日用之常也。或一旦不節之而
傷生。衣服者天常之用也。或三冬太厚之而致疾。存心於有益之具。
猶且如斯。留意於無益之端。害將甚矣。欽惟天子卓冠寰中。尚今不
行。何求不得。然服食常用之外。將安用哉。今國家廣祖宗之基業。講
遐邇之生靈。伐叛柔服。進賢戮不肖。有三代之隆。而庶幾於上古之
治矣。乃存心於尤物。豈不累聖德之齊天哉。伏見方今纂組綾錦。金
珠璧貝。未嘗忘之。殊方異物。禽鳥犀象。未嘗卻之。至於珍羞異饌。自

山海而來者多矣。俳優財也。充一笑之資者衆矣。其間為言不一。或略陳之。夫貧人富戶。相去懸殊。富者見在上之奢麗。雖曰承示儉之詔而不從焉。蓋從行不從言也。以致風俗大變。貧者益貧。能無為禮之民乎。極寒之後。風雪飛揚。漁樵之流。乞食之人。龜手粟肌。鶉衣襤褸。內皆飢餓。外罹寒凍。原其所失。由富民之奢故也。貧民之心。非獨不欲奢也。但其勢不得然耳。幸獲微利。則又徇習俗而用之。此所以貧者益貧也。夫金珠璧貝。等於塵沙。使膏雨不降。怪風不來。五穀不生。桑麻不育。則坐視金珠璧貝。亦無益矣。若欲通有無之交易。便商旅之資。給則有中統至元交鈔在耳。安用金珠璧貝哉。夫牛馬鷄犬之類。中國之所常有。上下之所共有。畜之無失其時。則所謂得實利而杜吾國之基。彼班斲之獸。粲錯之鳥。有之不足以增光。無之不足以為歎者。盡力而求之。則所謂受虛名而招外方之議也。近年以來。

六司之秣馬屬兵。民庶之糜資破產。以征殊域者數矣。及其勝也。或得咫尺降書之奉。或得無益怪物之獻。則是用千萬征軍之命。而為其無益之怪物也。於是悍將據之而為功。百官因之而表慶。殊不知千萬征軍之親族。號泣昊天而哀達九泉矣。天地之氣不和。水旱之災又至。如此。而雖盡獲彼國之怪物。何以贖中國士卒之痛哉。夫中國常獻足供王用矣。彼山海之珍異。豈須嗜乎。夫育材安衆。和樂且耽矣。彼俳優之笑具。豈須用手。晉武焚雉頭裘。宋武碎琥珀枕。隋君同土價於黃金。唐太宗悲苦寒之鸚鵡。食前方丈。孟子弗為。鄭聲之淫。顏淵欲放。斯中主之權。匹夫之聖。猶能卓然特立。而國家乃使纂組綾錦。浼其聖身。金珠璧貝。浼其聖心。禽鳥犀象。浼其視。俳優鄭聲。浼其耳。珍羞異饌。浼其口腹。臣竊為國家惜之也。伏望陛下明探治本。杜絕奢風。凡纂組綾錦金珠璧貝之用。不關禮經者。一皆絕之。凡

犀象鳥獸珍羞異味之獻。不在貢典者。一皆卻之。凡上方及外路無益之局署。一皆罷之。凡俳優之流。不宜使之履禁墀而肆滛戲。一皆放之。幸從臣言。則源清而流清。上行而下效。不及十年。風俗移易矣。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式九圍。奄八方。據寶位以尊臨。希至仁以統下者。帝王之常事也。執壤奠。倣土貢。身居五服之外。心在京畿之內。有人臣之常職也。故上之臨下。如皇穹之覆。毒后土之持載。蕩蕩然以生成為心。非期於自暇自逸。而為奉養之資也。下之事上。如嬰兒之慕父母。葵藿之傾太陽。非宜於自驕自恃。而速不庭之愆也。商書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周書曰。敷信明義。崇德報功。由是觀之。上施仁而在下。不歸懷者。未之有也。下竭忠而明主不見知者。亦未之有也。今國家天降百祥。天開景運。臣竊見遠方玩異。織屬不絕。殊域奇珍。

駢羅而至。梯山航海。輦贖輿金。或重譯而來。呈或望風而並。湊府無虛月。史不絕書。若以冠帶百蠻。車書萬玉而論之。則不世之嘉致。莫大之神功。若以帝王大體古今通義而言之。則受之而不卻。啓之而不杜。亦所以未盡聖明之本心也。且中國九州。地逾萬里。名山大川之所出。日異月新。而以億計。謹按夏禹任土作貢之物。冀州堯都有供。無貢。兗州之域。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之域。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菜。鉛松怪石。厥篚絜絲。徐州之域。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及魚。厥篚玄纁。揚州之域。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之類。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之域。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枕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箇箬。楛包匭。箬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之域。漆枲。締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梁州之域。厥貢璆鐵。銀鏤。器。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之域。

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也。此九州之產亦足以盡國家之所用矣。夫古天下今天下。一也。豈以古之中國者其物而今獨無之。須待求諸他國而後可以充其所用哉。故召公曰。不作無益。言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真知言者也。東周之際。楚子不克。包茅不至。無以縮酒。齊桓仗義而問其罪。春秋大之。西漢之時。大宛未服。天馬未來。怒激中國。武帝恃力而侵其城。當代病之。此二者。是以審中國之貢。乃所當然。而遠人之物。未宜取之也。豈惟遠人之物。未宜取之哉。至於中國無益之物。亦不可取之也。是以孝文還千里馬。元帝罷齊三服官。仁儉之名。如揭日月。雖欲下民之不感。豈可一得哉。且異物蕩心。其害一也。使外國聞之。而以國家為有嗜。好其害一也。水陸轉運。役人非細。其害三也。有三害而無一利。亦何尚之哉。伏望陛下。昭播徽聲。俾揚遐境。

凡四遠之納款者。聽書檄奏聞。而不求其獻物。聽子弟入朝。而不求其納賂。若然。則化天下以德。示天下以無欲。將見西蕃東徼之主君。羸幕靈洲之酋長。承恩而來。慕道以來。王矣。

武宗時。太尉阿沙不花。嘗侍帝御五花殿。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公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麪羹是沉。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也。且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陛下縱不自愛。如宗社何。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繼自今。毋愛於言。朕不忘也。因命進酒。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

英宗即位。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其畧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問閭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今

燈山之構。臣以為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
儉慮遠為法。以喜奢樂近為戒。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
言。即罷之。

順帝時。蘇天爵上奏曰。天下安危繫乎人君之一身。人君身安則天
下安矣。是以古之王者。慎起居以節嗜欲。親忠良以稽古訓。蓋所以
調護身體。安定黎民。實惟宗社之至計也。欽惟皇帝陛下。纘承正統。
端拱淵默。開設經筵。怡神圖史。而祖宗基業之隆。天下安危之計。不
可不深慮也。昔者太祖皇帝。龍奮朔方。肇基王迹。身屬秦鞵。櫛風沐
雨。削平諸國。以立子孫萬世之基。世祖皇帝。既臣宋人。遂大一統。選
士求材。作新百度。深仁厚澤。善洽群生。列聖相繼。保守治平。至我明
宗皇帝。艾宗皇帝。遭時多難。播越南北。撥亂反正。中興帝業。臨御未
久。傳之嗣聖。洪惟陛下。春秋鼎盛。聖質日長。當祇畏以事天地。誠孝

以奉宗廟。思祖宗之勤勞。念基業之艱難。四方之人。亦皆延頸企踵。
注目傾耳。觀聽陛下德業之光。恐望太平治化之盛。近聞起居稍違。
安適。旋即和平。聖躬萬福。然而不可不慎也。夫以陛下承天地宗廟。
社稷之重。守祖宗百年之業。為億兆之人父母。固當夙夜寅畏。調護
聖體。以慰臣民之望。今聞鑾輿將出北幸上都。廬帳服御。供奉惟謹。
而道路之間。寒暑霧露。尤宜調攝。蓋人君所愛。莫切於身。忠臣事君。
亦莫切於愛君之身。嘗聞殷書曰。惟王不邇聲色。夫成湯清淨寡欲。
純乎天德。故能享國長久。為殷之風王。孔子亦曰。少之時。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一恣伐本根。或損壽考之福。或君子戒
之。伏惟陛下。思天下安危之本。亟殷書孔子之言。節嗜欲以調養聖
躬。親忠良以日新德業。則宗社永安。生靈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六

慎微

漢景帝時。郅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
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
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
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

武帝元光元年。趙人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
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
尊。及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
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
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
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

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據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轂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

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強國勁兵。陛下遂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惟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而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東漢光武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南陽太守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

虎符其餘微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令。歛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隣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獻帝時。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下其事。少府孔融上疏曰。竊聞領荆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祀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陛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

有重戾。必宜隱忍。黃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跋糝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按表跋扈。擅誅列侯。逼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部鼎在廟。章孰甚焉。棄落瓦解。其執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魏明帝景初中。光祿勳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溟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洞塞。使神人響應。殊方慕義。四靈効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

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虎臺之舍。鉅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為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宗。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弔。眷然回顧。宗國為墟。不夷于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盛。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我近漢孝武。承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

囂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曾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綦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撥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鐘。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沉淪。竟而有知。結草以報。

晉惠帝時。侍中嵇紹上疏曰。臣聞政前轍者。則卑不傾。車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於元首。百司役於多士。故周文興於上。成康穆於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

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此矣。

宋文帝元嘉中。行幸還多侵夕。散騎常侍何尚之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出。還多冒夜。羣情傾側。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深戒。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順嘿。耳伏願少採愚誠。思垂省察。不以人廢。適可以慰四海之望。優詔納之。後魏孝文帝南伐。將自小平泛舟。幸石濟。司空錄尚書事。穰亮諫曰。臣聞垂堂之誨。振古成規。於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憑險弗防。沒而不弔。匹夫之賤。猶不自輕。况萬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處則深宮廣廈。行則萬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首血汗車輪。帝乃感而就橋。夫一渡小水。猶尚若斯。况洪河浩汗。有不測之慮。且車乘由人。猶有奔逸致

敗之害。况水之緩急。非人所制。脫難出慮表。其如宗廟何。帝曰。司空言是也。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上疏諫曰。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朴。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

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以來。稍乖曩志。敷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趨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土。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懷柔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柰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之如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

而故欲勞役之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策。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者。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畏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問而目踈。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踈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

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而至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不作滋興而求農人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恐其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信而任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且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譏佞以爲身謀陛下不省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蹙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唯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議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

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爲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以來多所忽畧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觀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辨之畧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禍通賢以爲深誠陛下貞觀之初孜孜理化屈已從人恒若不足頃年以來微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不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凶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

也。親狎者何旨而不肯言。疎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堯舜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携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携貳。頃年已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間。遞送之步。不絕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幸興。比屋踰於可封。菽麥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灾流行。災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畿下。夫天何言哉。惡象

示誠斯誠。陛下警懼之辰。憂勤之日也。君見誠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放湯之罪已。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賢作無疆。普天幸甚。何拘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畧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策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疏奏太宗。謂魏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後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疋。

太宗又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倘遽自放鬆。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諍諍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太宗問侍臣守天下難易。魏徵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則可。何謂為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日陵月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

高宗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遂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通。宴寐。業其方書為祕劑。取靈藥。怪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瀉。上醫不知所為。群臣請願。戮其人。議者以為取笑夷狄。故法

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

武后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太子右庶子崔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微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况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虞事於未萌之前。故長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宮。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敕。玉契。詔可。

麟臺正字陳子昂論人機。疏曰。臣聞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天下百姓是也。夫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也。故曰。人不可使窮。窮之則姦宄生。人不可數動。動之則災變起。姦宄不息。災變日興。祚運乘興。天下亂矣。當今百姓雖未窮困。軍旅之弊。不得安者。尚五六年矣。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養。蜀已南。爰至河隴。秦涼之間。山東則有青徐。曹

汴河北則滄瀛恒趙莫不或彼飢荒或遭水旱兵役轉輸疾疫死亡流離浮散十至四五可謂不安矣幸得陛下以仁聖之恩憫其失業邊境所在有兵戰之役一切且停遂使困窮之人尚得與妻子相見父兄相保若復其業獲以救窮人心稍安殆半年矣天下可謂幸甚愚臣切賀陛下得天下之機能密靜之非陛下至聖大明不能如此也愚臣今所以為陛下更論天下之危機者恐將相有貪夷狄之利又說陛下以廣地強武為威謀動甲兵以事邊塞陛下或未知天下有危機萬一聽之臣懼撥夫禍構則天下有不可奈何也詩不云乎人亦勞止况可小康惠以中國以綏四方故臣願陛下垂衣裳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天下之人務與之共安然後使遺荒蠻夷自知中國有聖人重譯而入貢愚臣竊以為當今天下之大計也伏惟陛下念之伏惟陛下念之近者隋煬帝不知天下有危機自以為威

德廣大欲建萬代之業動天下之衆殫萬人之力兵役相仍轉輸不絕此討胡貉東伐遼人於是天下百姓窮困人不堪命機動禍構遂喪天下此是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倭之人並收夷狄之利率以滅亡者也隋氏之失可以殷鑒豈不大哉伏惟陛下察之國家所伐吐蕃有大失策中國之衆半天下受其弊遂事不諫當復何言陛下不以臣愚蕩蕩可採一賜召臣至玉階得以口論天下幸甚臣子昂言臣本下愚未知大體今月十六日特奉勅恩賜臣紙筆遣於中書言天下利害天之降命敢不對揚而孤負聖恩萬一無補死罪死罪謹率愚見封進以聞塵聽玉階伏闕累息

中宗嗣聖元年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奏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今吾追尊亡者尚傷乎對曰事當防微

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玄宗時。呂向奏。不令突厥入伏。既射。既曰。臣聞鳩巢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脩文德求之。既得成。聖又汰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順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奉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召入禁伏。仰英安之四照。送神藝之百發。恩意俱極。誠無得踰焉。乃更賜以駝。逐使操刀。矢競飛鏃於前。向獲獸之樂。足胥畧太過。未敢取也。雖聖賢器遠。與物無積。而愚臣徘徊與時。加慄。倘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情。荆軻鮑勃。何羅竊至。雙逼嚴。驛稍冒清塵。悔將何及。

憲宗喜方士。柳泌為帝治丹。劑永長年。帝御廟中。驟病渴。起居舍人

裴濟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剝妖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永。今乃方士常山。山。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為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誅權賄。偽窮情。得不恥遁。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哉。况又金石性本酷烈。而燒冶積年。包突產毒。

未易可制。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藥大李少君。後皆詐誦無成功。事暴前策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

穆宗即位初。怠荒于政。戚里多所請丐。樞密人詞禁中語。關託大臣。翰林學士李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佗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

初。憲宗喜方士。柳泌為治丹劑求長年。後帝竟以藥棄天下。穆宗雖誅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布衣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順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絲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

福穰穰。此天人之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戕氣為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為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况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蒿之生。非以邀寵。願忠義可為者。聞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

後唐明宗時。歲屢豐熟。中國無事。中書侍郎馮道上言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諸無足慮。遽跌而傷。尤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

宋仁宗景祐元年。參知政事宋綬上奏曰。臣聞自古守成之君。事皆

兢畏不忘顧省。何者。慮人心逸於久安。而患害生於所忽。故常立防於無事之始。銷變於未萌之前。若事至而應。不亡殆。豈臣願飭勸羣臣。交修庶職。勿以治平自怠。勿以纖微不謹。則可以保至尊而享洪業也。又竊思馭下之道有三。蓋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非謀先乎密。夫惟能守則姦莫由移。斷則邪莫由惑。密則事莫由變。是三者治亂安危之所繫。願陛下欽之念之。至若朝務清夷。深居閒燕。亦願陛下愛養玉體。節宣所以順四時。聲味所以調六氣。勿至傷過。乃克和平。自然擁百靈之休。享無疆之福。豈不善哉。

四年。蘇舜欽上疏曰。臣聞重閉尚設於勇夫。擊柝以待乎暴客。是皆前籍立戒。以監後人。故國門九闔。控柝百重。刑人以守閤。下士以拂闐。所以深嚴帝听。以備非常。古者非有符節。不得輒入君門。降及後來。乃設籍禁。品庶官之高下。限諸門之出入。故東籍而西入者。律令

有文焉。臣竊見國朝皇城官門。皆無名籍。往來無聞。甚非防微之旨也。臣欲乞今後內城諸門。應分番宿直諸色人等。各立名籍。仍差中官專切提轄。

至和二年。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唯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其故何也。蓋其事伏而未發言。難於指陳也。臣切見樞密使狄青。出身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

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謂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因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點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怪畧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

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道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議。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唯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叛者。倉卒之際。為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為。首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唯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爾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眾論。則謂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則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

府均勞逸而出入亦
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
漸消。則其誠節可以
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
患之已萌。則又言無
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
係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備知諫院。又上奏曰。河北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
過。因依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將帥鎮撫。
而卒士驕很。相習為常。昨自保州變亂之後。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
處相繼結集不已。只如
今來趙牧等奉亦別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
東試不當。况自有部署。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豈得
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
此見雖是官吏乖方。亦由驕兵好亂。臣伏見
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
自河北。始務姑息。養成大患。況今河北為國
家重地。事之利害所繫
不輕。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

偶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過示姑息。一起其端。則他時有不可制
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害。其餘官吏各
重行降責。至今
保兵自為得志。動皆引以為言。而即日統兵之官。亦自始以為戒。軍
威日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馴致也。其趙牧等雖為可
罪。若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自此漸多。開啓其端。養成
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
其趙牧等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一河北隣近。依舊資序差
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降。事官僕朝旨定逾時
亦未為晚。

侍御史趙抃上言曰。臣竊以輔弼疑丞。所宜協力共濟。謀猷獻替。須
藉至公不私。若始無防閑。則終至間隙。中書者天下瞻望之地。苟非
執政大臣同心同德。則何以上副聖主焦勞求治。欲元元見太平之

意也。伏見宰臣文彥博與叅知政事程戡是兒女正親家。俱曾陳乞迴避。未蒙聖旨允許。然以公朝無疑。誠於事體不便。且人情豈遠。機務定繁。矧當鈞衡。聯比姻婭。一議或異。則必生形迹之非。一言偶同。則豈免黨與之謗。臨事同異。兩難處之。今夫一郡一縣。小官同僚。尚以親嫌。必使易地。又况中書執天下刑賞之柄。繫天下休戚之本。日有議論。處置大事。豈於親戚。乃不為嫌乎。臣伏望陛下特賜宸斷。可其奏。請使得相迴避。則中外無有間言也。

仁宗時。宋初上奏曰。符契之信。天子所以拱斂威重。撥防邪偽。其在兵賦。尤重。自周官鎮圭。以召守牙璋。以興師。漢氏始與郡國為竹使符。以代牙璋。光武中興。禁法踈簡。但以璽書發兵。於是杜詩建言。以為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請復虎符。絕姦端。朝廷更從其議。魏晉訖唐。罔不遵用。惟五代虜弱。州國褊近。旦命暮達。不容有詐。於

魏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為驗。國初受命。方事之繁。急於邊定。未暇備復。方今地大師衆。巧譎變萌。承平既久。民不知戰。緩急邊垂有警。而詔文單下。誠恐細人間諜。姦詐摸寫。乘機徼幸。稽遲期會。無以察知。則國家亦當居安思危。先事立制。奪邪人竊發之便。願復符節。官以明慎。國命。凡發兵百人以上。財賦百萬以上。皆待符與詔書。雙下。使郡國合而後遣。百人百萬以下。則符契特行。焉據為大信。誠有國之要務。其符之形製。乞下有司詳案舊典施行。

劉敞上奏曰。臣伏以為國之道。防患於未然。遠嫌於萬一。所以安羣情。止邪謀也。伏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故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又以讒說傾宰相。動搖人心。則是一茂實之身。遠則為小人所指目。近則為羣臣所疑懼。雖聖心坦然。於物無猜。恐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惑也。假令茂實其心如丹。必

無它腸亦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憂也。如此則備宿衛典兵馬通足以啓天下之惑動天下之憂甚非重宗廟安臣民備萬一之計。臣謂今日之宜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速嫌疑此最策之善者也。昔王郎自稱劉子與盧芳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偽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驅扇羣情眩惑使之然耳。臣忝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密付執政商量。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論臣寮上殿屏人劄子曰。臣等竊聞自先帝以來應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左右侍臣悉皆屏退。蓋以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重慎樞機不得不爾。竊見近日臣寮上殿奏事。左右侍臣不遵舊制。或有進至殿角板障門以裏與御座相去不過數步。陛下德音及羣臣敷奏之語皆可聽聞。其間有機密大事。若致漏泄大為不便。欲乞一依舊制。今後應遇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其左右侍臣並於殿角板障門外踏道下祗候。仍乞委都知押班於兩邊板障門外檢校。如敢竊有覘聽者。並具姓名聞奏。勘罪施行。

光知事。陽時。論夜開宮門狀曰。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薨。其日。口中送殯出城。留宮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閉。物情駭異。以為非宜。雖下慈愛至深。然門關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殿門。城門者。皆須有墨勅魚符。其受勅人具錄所開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閣覆奏。御注聽。即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勅而開。若勅符不合。而為開。及不承勅而擅開閉。若得出入者。刺將人出入。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今以

乳兒出殯之故。內自禁掖外達郊野。諸門洞開。一如晝日。車馬往來絡繹不絕。出入之人無復讓訶。有如萬分之一。姦險不逞之人雜處其間。豈可不為之寒心哉。伏望陛下深察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官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非有急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開者。即乞陛下親降手勅。加以御寶。受勅之人。仍寫出入人帳。委宿衛當上之官。衆共驗勅文。真的然後覆奏。候再見御批。方請門鑰。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即時下鑰進納門鑰。其宿衛監門官司。若不見手勅及御批。而輒敢開者。依不承勅而擅開閉律文施行。雖有手勅御批。不參驗及不親自監開。點閱人數者。依符雖合不勘而開律文施行。庶可以養苗而乘之。威尊消姦。完於未萌也。

神宗熙寧四年。御史中丞楊繪論王安石奏曰。臣竊見人君獨享天

下之奉。其勢至隆也。以一人而塊居深宮之中。其身至孤也。以其勢之至隆。固不可不先絕乎覬覦也。以其身之至孤。固不可不深防乎危禍也。故周易之垂訓。未嘗不戒之於無焉。如坤之初六。當一陰生之時。應建午之月。豈惟無堅冰而已。兼亦無履霜也。而曰履霜。堅冰至。斯不謂戒之於無哉。其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其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由辨之不早辨也。一陰始生。其卦直遇其六五。曰有隕自天。志不捨命也。臨卦才二陰生爾。聖人已逆戒之曰。至於八月有凶。豈亦不謂戒之於無哉。蓋謂必無而忽之。則有時而或有也。謂之為或有而備之。則必無矣。是以古聖賢者之著書立言。垂教於後世。未嘗不先以辨君臣尊卑為首務也。昔高郵作魯議。夫以天子禮樂祀於周公之廟。止施於死者也。高郵猶著論以非之者。蓋天子之禮樂。不可以兩用之。臣觀古史。凡有得建天子旌旗

者未有不至於大故。然後知高郢之論於防微之道著也。唐陳龜伊尹論亦斯之類焉。云此皆賢聖之權。臣竊謂古聖賢未嘗不以尊君卑臣為常道。至於權者出於聖賢之不得已。亦未敢明著于書者。蓋懼後世亂臣賊子如莽操卽溫之輩。假之以為名也。臣欲一言於陛下。然未委陛下恕之乎。恕之乎。恕之則不漏其言。臣之福猶賒。不恕之乎。臣之禍不測。然臣豈得畏不測之禍。而不進忠於陛下也。臣竊見唐賢多以所為之文。見其人一生行事如善養之不誤。如李紳作閔農詩。士稱其有宰相器。韓愈稱歐陽詹亦曰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讀之曰。八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臣聞王石文章之名久矣。嘗聞其詩曰。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今觀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臣竊嘗感其文。今謹昧死而條之。乞陛下軍。若其家舊物。異時更代之時。恐必煩朝廷經理。臣謂宜及今無事時。稍裁制之。使常知警畏。庶可無後患。此四者皆事之未必然。而臣私憂過計者也。雖然。昔申屠剛有曰。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未得為用。惟陛下用剛之言。哀臣之心。幸甚幸甚。

參知政事史浩奏曰。臣聞禮曰。奔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古今之通論也。近者契丹端正。蕭鵬巴等萬里遠來。誠為勞苦。其實則奔亡之餘。又況彼或遣之以為吾間。縱之以蠹吾國。皆未可知也。陛下待之之禮。當予之爵命。使無失所。嚴其駕馭。使有後效。可笑。今既賜之對。錫之燕。其餘匪放優待。無所不至。當遣回軍前分部將下。勿使主兵。嘗此未聞。忽有旨令入內打毯。臣竊感之。夫此輩生長北戎。擊鞠之戲。固所精也。陛下欲以為戲。而觀之耶。抑

欲優待而寵綏之耶。若以為戲。臣以謂降虜不當使其覲見宮牆之內。若欲寵綏。臣以謂自此遣將必多方招置以為功。他日高官重祿。悉為此輩所得。實無益於恢復。徒有耗費爾。昔徽宗朝。郭藥師以地來降。待之以腹心。嘗請擊鞠於牟陀岡。其後叛去。虜兵大入。果於牟陀岡作營寨。汴都失守。實自牟陀岡登城。此輩野心。固不當以為戲也。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揚觶而號於衆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此輩奔亡。固不足以當寵綏也。陛下舉措天下。所拭目傾耳。誠不可以不重。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此之謂也。臣前者既言。賜對不可於便殿。當立仗以示威。錫宴不當用使者之禮。乞免從官押伴。既蒙陛下俯察。臣東。悉如所請。陛下從諫若轉圜之易。聖德巍巍。度越百王之上。不可於此而失之。

王質乞勿開隙。奏曰。臣嘗論之。天下之患。其開也有隙。其成也有形。

方其開也。樓之則墜。轉之則散。稍縱而弛。則復合。往來翕忽。眇眇綿綿。使人可以疑。可以欺。夫是之謂隙。及其成也。掩於東而生於西。抑於內而振於外。極力而攻之。愈窮而患愈熾。夫是之謂形。天下之患。惟不可使至於形成。天下之患。而至於形成。雖有敏者。不可以措手。嗟夫。世之君子。其所以待天下之變。盡矣。而惟其杜隙者。甚難。彼其智非不足以知也。而知之以為無足憂。何者。見其微而不察其著。見其小而不極其大。見其所出而不推原其所窮。夫二者。是拱手而待變也。蓋臣思之。符堅之寵鮮卑。李林甫之用虜將。僕固懷恩之裂河。北。杜元穎。崔植之縱朱克驍。皆熟視其隙。而不為彌縫。補苴以塞其變。近者至於隕國亡身。而遠者至於遺害數百年而不息。臣常密察天下之患。其狀如長江大河。方其激激。然若有所洩。而不能潰。洶洶然若有所蓄。而不得發。回旋曲折。陰蓄其怒於其心。而朝搜暮求。以

尋其馳騁奔衝之路。於此之時而不為之高其隄防以殺其暴。道其
支腋以洩其潰。其勢必咆哮騰踴蕩然而四出。壞城郭包陵谷而不
可治。然天下之人不能曲盡水之情狀。狎其安流而忽其無事。以為
無足畏者。則是引水而橫流於天下也。臣觀漢唐之季。皆由宦官斷
喪其國內。脅人主。戕公卿。外招姦雄。連盜賊。至於舉天下閔然而起。
縱橫奔突。天下之至亂而不可制。蓋其慘如此。臣嘗細究其源。則似
甚微。蓋自竇憲兄弟竊威弄權。而鄭眾於是。有功。故臣以為漢之宦
官。其隙開於鄭眾。其形成於孫程。曹騰。而極於曹節。王甫。自安南林
邑之擾。而楊思勉於是。有功。故臣以為唐之宦官。其隙開於楊思勉。
其形成於李輔國。仇士良。國家宣和之末。紹興之初。因宦官而召亂
者。再而至于今。亦少損矣。平居廣殖貨財。縱享娛樂。窮極滋味。此近
習之常態。固無足恠者。臣獨慮其爭引朝士。以為門人。此其漸不可

悲。擾事叢而廢警備也。臣愚既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慈。赦其僭
易。幸甚。

伯雨又乞周防內庭狀曰。臣伏念臣孤賤之迹。誤蒙陛下識拔。不次
異恩。誓以死報。故愛君憂國。忠誠迫切。不識忌諱。遇事必言。伏見今
月十四日。皇太后奄棄四海之養。陛下乍失東朝。依恃內庭之事。動
關聖慮。當此之際。可不周防。臣願陛下諸事振肅。倍加謹密。蓋陛下
自潛邸入承大統。雖天人屬望。內外欣戴。然禁掖情偽。未盡諸詳。古
人謂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近日獄事。亦可見矣。臣又見自正月
已來。天色陰晦。風雪經旬。天意示戒。蓋為陰干陽之象也。陛下上為
宗廟社稷大計。不可不慮。以此觀之。理須嚴肅。臣又思之。國家財用
空竭。無甚今日。加以二年之間。繼遭變故。費用之廣。不可殫舉。陛下
聖孝報親。思極四海之奉。如園陵所須。固有舊制。不可增損。至如道

留支賜諸色浮費無益往者皆可痛行裁損。又如土木之役。如西京之類。及他修造甚非急務。一切可停。量時緩急以辦大事。使民力不勞而國用可足。此寔陛下報親之盛德也。惓惓愚忠。伏願陛下留神采覽。天下幸甚。

陳瓘上奏曰。臣嘗謂治虜之術。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之得計也。堅守無失。是以久無邊患。方彼民捕魚之時。未有爭也。而仁祖所以止絕之者。杜其爭端而已。所謂圖難於其易。而為之於未有也。老子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又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者。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仁祖在位四十二年。事無大小。圖難於易。慎終如始。無為也。無執也。是以無敗無失。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仁祖是也。

瓘又上思患預防奏曰。臣聞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故天下之事。窮則必變。變而後通。人不通之。天必自變。此必然之理也。廼者用事之臣。以私滅公。勢力已窮。猶不悔悟。先帝有欲變之心。而左右無將順之臣。焦勞憂悔。奄棄天下。摧傷痛恨。海內所同。陛下受天眷命。增光前烈。慈孝之治。欣然以和。未有更張。人心已服。朝廷之寬大。可必。生民之休息有期。謳歌所歸。鼓舞相慶。然而臣愚。以謂既往之迹。無足追論。未來之事。所可深虞。今西邊雖已罷兵。然正是大軍之後。假使諸路豐熟。此方必有凶年。民物凋殘。加以水旱。人不飽暖。何事不生。又况河北居民。流亡太半。倉庫匱竭。城壁不完。恃北虜之不來。我因循而無備。老胡耄耄。餘日幾何。其孫好殺。理必生事。朝廷自

侍從而上多是東南之人。西北事宜久不諏訪。雖云造作邊事不在今日。然恐意外之變。適出此時。若不先事而圖。恐有後時之悔。可防之患。安得不思。思而防之。又有大於此者。太宗謂侍臣曰。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唯姦邪熾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慎此。嗚呼。太宗之訓。可謂明矣。有狀者以為可防。無迹者以為可懼。今日之事。蓋亦有無迹而可懼者矣。朋黨是也。唐憲宗問李絳曰。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迹。嗚呼。人之為邪。至於無迹。可尋豈不深可懼乎。臣以唐事考之。牛李二黨皆黨也。然而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孺之黨多小人。何以知其然。邪德裕之徒忌克自任。不同己者則顯然排斥。故其為黨也。有形而可見。僧孺之徒忌克自私。不同己者則闇然擠陷。故其為黨也。無迹而難辨。此二黨者皆明主之罪人也。然彼善於此。不可不辨。故臣因論太宗聖訓。而以無迹者為尤可懼焉。方今大明既升。鳳德在上。乃邪朋消散之始。是至治必成之時。然而成則有敗。始則有終。老子曰。人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故臣有思患預防之說。

博士周行已論察朋比壅隔之弊曰。臣竊謂人臣之私。莫大於朋比。而天下之患。莫深於壅隔。古之人君。所以操獨斷而任賢使能。廣羣聽而明目達聰。蓋防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總覽權綱。勵精政事。官無大小。事無巨細。皆日出宸斷。親御翰墨。臣庶奔走而聽命。海內歡欣而蒙德。二十年間。舉全而令具。治定而功成。然則天下既已無事矣。臣愚過慮。竊意萬機之繁。久勤宵旰。臣願陛下儲精養德。游意太清。小職細務。責之三百百司。而獨操其要者。在於察股肱之任。必出於公。使無朋比之欺。擇耳目之官。咸竭其忠。使無壅隔之患。如此。則

職何小而舉事何細而不聞。不待悉煩聖慮而天下之理得矣。臣愚不勝區區螻蟻之誠。

欽宗靖康元年。監察御史余應求論中人預軍政之漸狀曰。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為患者。故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夙沙衛殺。而二將見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為後世深戒者也。國家近年邊事。專委童貫。譚稹終成大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弭。選將命帥。固當任責以成效。所遣中人。不過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不使之預聞軍政也。近者河東承受三嗣昌。奏請畫一乞命日報。將兵覆驗首級。提點犒賜。催趨糧草。及差發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是雖名承受。其實監軍也。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關決於承受。則動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則坐分功賞。不利則引兵先遁。今嗣昌又今以隨軍步馬各二隊自衛。若近裏幹當隨行防

護。是又踵唐監軍之跡也。如此。豈有同心赴敵。死於行陳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月。異時為監軍所制。將自茲始矣。臣觀童貫之所用事也。為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為措置邊事。又為安撫制置使。又為宣撫使。終之爵郡王職。樞筦。譚稹初用事也。亦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為幹當公事。又為淮浙制置。未乃為河東宣撫使。蓋其由有漸。非一日之積也。今嗣昌初為承受。許預軍政。師還有功。後或用之。豈不少假之權。浸以隆盛。安知數年之後。不復為貫稹乎。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防微杜漸。當辨之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內。命將帥以事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而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自便。首為梗階。漸不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賜竄責。以為中人預軍政之戒。以示專任將帥之意。不勝幸甚。

中書舍人劉珪上十開端之戒曰。陛下即位。罷御筆。止營繕。登俊入。誣虛誕。載內侍之權。開言者之路。命令既當。未嘗數改。任用既公。率皆稱職。賞必視功。政必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復太平也。比者內降數出。三省罕有可否。此御筆之開端也。教子弟既有其所。又微而新之。長入祗候之班。勢若可緩。亟而成之。此營繕之開端也。河陽付之庸才。涇原委之貪吏。此任用失當之開端也。花石等濫賞。既治復止。馬忠統兵。累行累召。此命令艱易之開端也。三省密院。議論各持所見。啓擬各舉所知。持不同不比之說。忘同寅協恭之議。此大臣不和之開端也。內路之帥。擅作聖旨。指揮行郡之守。稱爲外任。監當。臣下誕謾之開端也。董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者。紛爭慶廬。此內侍恣橫之開端也。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繳。臺諫言事失當。率責爲速。小監嘗。此言路壅塞之開端也。恤民之詔。累下未可行者。多是爲空文。無實德。此政事失信之開端也。隨龍第。賞冠帶之工。亦推恩。金兵扣關。禮房之吏。亦進秩。此爵賞僭濫之開端也。是十者。雖未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見。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高宗紹興二年。張浚上言曰。臣竊謂天下之事。每當謹微。一失其原。終不可救。古語謂涓涓不絕。浩浩奈何。凡以微之。不可不謹也。古之君人者。非不欲遠追三代。興太平。而治世常少。亂世常多。何哉。幾微之間。禍患已成。而人主每以其微而忽之。故日積一月。而終至於敗亂。喪亡也。明皇之於唐也。鋤韋氏之亂。致承平之業。聰明睿智。親爲賢君。造楊妃一用。遂成播遷。當是時。明皇豈以此事爲果足以壞天下哉。夫惟以其微而忽之。故變亂遂大。非特此也。蒲鎮跋扈。終亂王室。原其始也。特本夫假借一二武夫。以數州之地而已。比司恣橫。與

唐俱亡。原其始也。特本夫差委一二中官兼總衛兵而已。事之細微不可不謹。每每若此。唐事至近。可以類考。竊惟陛下萬機之餘。必嘗留意經覽於此。臣之管見。何足補助萬一。

浚又上言曰。臣嘗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情治其身。及繩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其為禍也尚遲。乃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怨。君人者。儻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微而忽之。幸也。

浚又上言曰。臣竊惟自昔人君於內外侍從之臣。間有深。知其所為者。往往自謂我之聰明才智。足以制御而役使之。而不知事有緩急。理有不虞。藏伏竊發。為國家大患。由辨之不早。去之不速也。可不戒哉。

御史中丞許景衡乞罷錢伯言知杭州疏曰。臣聞台吳越錢氏納國。

至今一百六十餘年。其子孫顯貴甲於縉紳。然未嘗有出守杭州者。於此以見祖宗防微之意深矣。杭州近關守臣。朝廷差吏部侍郎錢伯言。伯言有風幹。若帥他路無不可者。唯守杭州則非所宜。且違祖宗故事。臣愚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別選有才略重臣以守杭州。或須人馬亦乞就便差撥。仍令星夜兼程前去。以極一方危急。

殿中侍御史張守論諸將請私劄子曰。臣聞漢高祖既平秦項而上。時功臣多就頌戮。鮮能以功名自終者。何哉。位高而權威也。光武懲前世之失。雖寇鄧耿賈之高。勲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遣朝請而已。故建武諸將往往以功名延慶于後。則利害禍福較然甚明。國家向自童貫握兵柄。勢傾天下。內之朝廷公卿外之帥守監司。下至州縣小吏。升沈進退。捷於影響。故凡持節所至。官無高卑。皆伏廷謁。附託以進。而風俗流失。國勢陵遲。馴致夷狄四侮之禍。實亦不

免斧鉞之誅。此志臣義士所為慟哭流涕者也。恭惟陛下聖德神武撥亂反正。撫御將帥。曲盡恩禮。然士風不競。餘習不泯。而堅冰之必至。滋蔓之難圖。臣竊過計。伏見近者劉先世還自江南。王翊還自浙右。各効智力以自著見。陛下矚於用賞。庸勳將未。乃聞士大夫不自好者。趨走干謁門庭如市。氣談可多。臣不知其何以得此道路之言。竊謂先世與翊嘗有所薦達。以及奏功第賞。有未嘗身涉行陣。而乃竄名功狀之內者。審如是。則防微杜漸亦不可忽。夫大將之職在於訓士卒。明賞罰以攘寇戎而已。他何與焉。但位高金多。則不能別嫌明微。畏遠權勢以自處於無過之地。或至抵冒而不自寤也。况今狂虜未殄。二聖未還。他日更立非常之功。復膺不次之賞。則寵祿愈崇。事權益重。而朝廷體貌尤所假借。則招權賈禍將不止於今日。漢之韓彭。近世之童貫。不可不鑒也。昔蘇建嘗責大將軍衛青無所招選。

青謝曰。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預招士。驃騎亦然。故衛霍為漢賢將。著在信史。臣願陛下訓諭諸將。杜請謁之私。戒救士大夫。明分義之守。不惟上尊朝廷以安國勢。以厚風俗。亦示聖明所以保全諸將之意也。

秘書正字張孝祥上奏曰。臣聞善醫者不以無病而廢藥石之儲。善國者不以無事而忽先具之備。蓋懲病克壽。弗畏入畏。古之戒然也。恭惟陛下神心淵懿。聖學高遠。前世安危治忽之鑒。古今先後注措之宜。皆已昭晰洞達。無有疑蔽。如日之中。而纖悉必照。如衡之平。而輕重必審。凡所以明謹政體。興起治功。鞏固丕基。維持萬世者。罔不備具。固何待羣臣千慮之愚。然臣不識忌諱。深惟古人先事之義。竊謂今日歲誠豐矣。然荒政不可以不治。兵固戢矣。然邊備不可以不謹。黎獻畢集。允釐百工。當思有馳騫不足之時。四方無警。百姓按堵。

當思有毫末弗緝之患。此其略也。夫綢繆宜陰雨之未及。宴安惟耽。毒之可畏。伏席大治大安之勢。擇凡當預備之策。因大臣造勝之餘。使之一二條舉。熟復而深圖之。孟子曰。國家閒曠。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臣不勝惓惓以為陛下獻。惟陛下垂聽。

孝宗時太子詹事王十朋上疏曰。臣嘗謂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謂其不可測也。况狼子野心之人。烏能保其久而無患也哉。唐太宗教射於殿廷。羣臣諫之曰。律不可以兵刃至御在所。今以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殿陛之側。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誠我憂國愛君之言。親衛將卒且猶不可。而謂歸附之人。信其終無害也難矣。近者歸明歸正之將。陛下旌其忠義。壯其勇略。擢而用之。日與之親。使効其力。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固足以見大有為之心矣。然天下之人。凡有愛君之心。莫不疑焉。謂自古以來。莫難於用斯

人。而用之者。罕見其久而不為吾患。其棄彼歸我。心已二矣。今乃使之朝夕以侍左右。設或不飽其欲。其謀之深。計之久而心之不能保。其將若之何。至於斯時。雖悔無及。臣請擇其灼然忠誠。可以任用。陛下素所知者。屬之以事權。厚之以爵祿。勉之以功名。亦足以示無疑之意。而激其圖報之心矣。何必日親之而後為待遇之。至哉。臣願陛下攷之於往古。慮之於將來。特加宸念。毋憚一時之難從。而置久遠於無害。不勝社稷生靈之願。

集英殿脩撰趙汝愚論國家安危所繫四事奏曰。臣聞自古天下之患常生於其所忽。患生於所忽。則必有出於人意之所不料者。故雖有謀臣勇士。將無所用其力矣。孰若思患而預防之。事未至而為之謀。事既至而為之應。較其利害得失。豈不甚相遠耶。臣伏念將去闕庭。自此雖有犬馬之誠。恐無路自達。臣熟思累日。謹取國家安危所

繫者四事。敢致其拳拳之忠。陛下幸錄其意。每先事而審思之。庶幾獲效。消塵之益。幸甚。其一。金國使人朝見。百官諸衛皆在殿門之外。雖館伴臣寮亦不得進預其間。故一旦使人稍失常度。已無有任其責者。萬有一如昔荆軻舞陽之變。不知是時孰可禦之。此不可不過為之備也。其二。臣聞北界官司。輒敢於沿邊去處。明出榜約。招誘本界軍人百姓。有官者依舊換給官資。無官者各有給散錢物。緣此渡淮而去者。至今未絕。臣伏思邊境人情向背。於國家大計固已非便。萬有一沿江諸軍間。有受其招誘者。將致軍情轉相扇動。此豈可不深為之計也。其三。鎮江一軍。最號雄勇。而種姓多雜。難於撫御。故御得其道。則易以成功。御非其道。則足以致亂。其將帥之任。尤宜遴選。其四。吳氏守蜀。今已四世。雖吳挺士心不附。可無他志。然而去朝廷絕遠。權任太重。一方之人。皆習熟其姓字。吳氏子孫亦自視閩外諸

軍。若其家舊物。異時更代之時。恐必煩朝廷經理。臣謂宜及今無事時。稍裁制之。使常知警畏。庶可無後患。此四者皆事之未必然。而臣私憂過計者也。雖然。昔人屢剛有曰。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善得為用。惟陛下用剛之言。哀臣之心。幸甚。幸甚。

叅知政事史浩奏曰。臣聞唐曰。奔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古今之通論也。近者契丹端正。蕭鸞巴等。萬里遠來。誠為勞苦。其實則奔亡之餘。又况彼或遣之。以為吾間。縱之以盡吾國。皆未可知也。陛下待之之禮。當予之爵命。使無失所。嚴其駕馭。使有後效可矣。今既賜之對。錫之燕。其餘匪放優待。無所不至。當遣回軍前分部將下。勿使主兵。嘗此未聞。忽有旨令入內打毬。臣竊惑之。夫此輩生長北戎。擊鞠之戲。固所精也。陛下欲以為戲。而觀之。耶抑

欲優待而寵綏之耶。若以為戲。臣以謂降虜不當使其窺見宮牆之內。若欲寵綏。臣以謂自此邊將必多方招置以為功。他日高官重祿。悉為此輩所得。實無益於恢復。徒有耗費爾。昔徽宗朝。郭藥師以地來降。待之以腹心。嘗請擊鞠於羊陀岡。其後叛去。虜兵大入。果於羊陀岡作營寨。汴都失守。實自羊陀岡登城。此輩野心。固不當以為戲也。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揚解而號於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此輩奔亡。固不足以當寵綏也。陛下舉措天下所拭目傾耳。誠不可以不重。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此之謂也。臣前者既言。賜對不可於便殿。當立伏以示威。錫宴不當用使者之禮。乞免從官押伴。既蒙陛下俯察臣衷。悉如所請。陛下從諫若轉圜之易。聖德巍巍。度越百王之上。不可於此而失之。

王質乞勿開隙。奏曰。臣嘗論之。天下之患。其開也有際。其成也有形。方其開也。棲之則墜。轉之則散。稍縱而弛。則復合。往來翕忽。眇眇綿綿。使人可以疑。可以欺。夫是之謂隙。及其成也。掩於東而生於西。抑於內而振於外。極力而攻之。愈窮而患愈熾。夫是之謂形。天下之患。惟不可使至於形成。天下之患。而至於形成。雖有敏者。不可以措手。嗟夫。世之君子。其所以待天下之變。盡矣。而惟其杜隙者。甚難。彼其智非不足以知也。而知之以為無足憂。何者。見其微而不察其著。見其小而不極其大。見其所出而不推原其所窮。夫二者。是拱手而待變也。蓋臣思之。符堅之寵鮮卑。李林甫之用虜將。僕固懷恩之裂河。北。杜元頴。崔植之縱朱克驍。皆熟視其隙。而不為彌縫。補苴以塞其變。近者至於隕國亡身。而遠者至於遺害數百年而不息。臣常密察天下之患。其狀如長江大河。方其激激。然若有所洩。而不能潰。洶洶然若有所鬱。而不得發。回旋曲折。陰蓄其怒於其心。而朝搜暮求。以

尋其馳騁奔衝之路。於此之時而不為之高其隄防以殺其暴。道其支腋以洩其潰。其勢必咆哮騰踴蕩然而四出。壞城郭包陵谷而不可治。然天下之人不能曲盡水之情狀。狎其安流而忽其無事。以為無足畏者。則是引水而橫流於天下也。臣觀漢唐之季。皆由宦官斷喪其國內。脅人主。戕公卿。外招姦雄。連盜賊。至於舉天下闕然而起。縱橫奔突。天下之至亂而不可制。蓋其慘如此。臣嘗細究其源。則似甚微。蓋自竇憲兄弟竊威弄權。而鄭眾於是有功。故臣以為漢之宦官。其隙開於鄭眾。其形成於孫程。曹騰。而極於曹節。王甫。自安南林邑之擾。而楊思勳於是有功。故臣以為唐之宦官。其隙開於楊思勳。其形成於李輔國。仇士良。國家宣和之末。紹興之初。因宦官而召亂者。再而至于今。亦少損矣。平居廣殖貨財。縱享娛樂。寔極滋味。此近習之常態。固無足恠者。臣獨慮其爭引朝士以為門人。此其漸不可

以不制。且民間之論。以為某人之進。某人主之。臣非舉以為信也。而熟察其迹。則不為無證。何者。天子之密旨。或洩而外傳。而人臣之私情。或不旋踵而有散。有所甚昵。則必有甚疎。唐自開元之間。高力士引宇文融。楊國忠。李林甫。王鉷。而南北司合而為一。自永泰以後。元載殺魚朝恩。而南北司判而為二。其合也。則南司藉北司可以成毒。其判也。則南司因此司以成釁。此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今日勿使合而為一。則異時不至於判而為二。此陛下不可不留意也。

寧宗時。禮部尚書黃裳上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謂鮮克有終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同善矣。能保他日常如此乎。請畧舉已行之事論之。陛下初理萬機。委任大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

恐數年之後亦欲出意作為躬親聽斷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決外
庭權不歸上陛下能不喟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
日之專矣夫以萬機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
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引用邪黨其為禍患何所不至臣之所
憂者一也陛下獎用臺諫言無不聽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
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
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
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陛下獎
用臺諫欲聞讜論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能不喟然於
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
善惡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則為臺諫者將咋舌閉口無所
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二也二事朝廷

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於陛下之身言之曰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
於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

殿中侍御史謝方叔上言曰操存本於方寸治亂係於天下人主宅
於法宮蠖濩之遠朝夕親近者左右近習承意伺旨之徒往往覘上
之所好不過保恩寵希貨利而已而冥冥之中或有游揚之說潛伏
而莫之覺防微杜漸實以是心主之

司農卿高定子入對言內治不脩外懼不謹近親有預政之漸近習
有弄權之漸小人有復用之漸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萎靡之漸
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朕
今有危形昔有亡理今有亡証

慶宗時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陳宗禮進讀孝宗聖訓因奏安危治
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間念慮少差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超於

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迺國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
賞善罰惡。為允謹。宗禮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
信不可不謹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六

程